



走過奧運的日子 — 悉尼 (一)

2000年奧運會移師南半球澳洲悉尼舉行，上一次在南半球舉行的奧運會是1956年在澳洲墨爾本，差不多半世紀了。

每一屆奧運會的製作公司，都會到世界各大電視台找尋合作夥伴加入製作團隊，一同製作每個項目；過往的例如田徑就是由瑞典電視台負責製作訊號，風帆則是新西蘭電視台負責，而體操是日本NHK等等。過往的幾屆奧運大會得悉TVB每次都會自己以多部機位來拍攝乒乓球賽事，因此於1997年，大會製作高層人士專程來香港，視察TVB的OB車(外勤廣播車)器材是否達到要求，可否加入奧運製作團隊等等；身為電視體育製作人當然希望能有機會參與國際性電視製作，奈何器材雖達到國際要求，但公司卻以經濟效益而推卻了，因此失去這一次直接參與世界級製作的機會。

1998年參加悉尼奧運國際廣播會議，很專心去了解風帆及乒乓球賽事製作及編排，因這兩個是香港最有機會可得獎牌的項目，TVB也租用衛星車以解決一些轉播問題，但發覺乒乓球場館設有4張比賽球檯，而大會拍攝有電視訊號的就只得兩張；換而言之，如果香港隊及中國國家隊選手不是在有電視訊號的球檯比賽，則香港觀眾就無法欣賞到比賽；這情況下我們只好再次計劃：例如在乒乓球場館租用適合的攝影機位置，到時就可以選擇大會沒有安排電視拍攝的

比賽球檯去拍攝，香港觀眾一定可以收睇得到所有香港隊及中國國家隊選手參與的賽事。

幾個月後大會跟我們商議乒乓球賽事製作的合作可行性，因他們見到TVB預留了4個位置放攝影機，可以自己製作每一張檯的電視訊號，如果TVB能把這訊號也給大會，即大會就可以由2條訊號增至3條訊號，但這合作當然有交換條件：TVB屆時可擁有選擇拍攝權，及大會負責我們工作人員所有支出費用。經過幾次製作會議，也從中學習了不少經驗，這班同事也成為奧運大會製作人員。

另外，TVB也預留在8個場館放置自己的拍攝機位，大部分香港運動員參賽的項目，當比賽完畢第一時間就可接受訪問講感受，當然也可以第一時間訪問到一些世界級運動員，觀眾不但可以睇到比賽，更了解運動員的真情流露，以及一些激動得流下英雄淚的畫面。

談到第一時間做直播訪問，我們為什麼安排一些對運動認知比較少的藝員去做訪問呢？下回再講！



■悉尼開幕主場TVB現場直播位置。作者提供



好魚不用煎和炸

喜歡吃魚的話，在香港還真不愁沒有活魚可吃，鹹淡水魚種多樣，一年四季都買得到，家人愛魚，從來便很少光顧凍肉店，事實也是，好好的鮫魚黃腳鱸，活生生的跟雪藏貨相比，便已天淵之別；石斑等深海魚一經雪藏，同樣味非其味，吃魚貴在新鮮，不鮮不如不吃。

只是有些來自其他國家的魚，其中有「見光死」的，本來就不可能吃鮮的了，但是因魚見光即死，魚商馬上將牠急凍放入雪倉，反而可能第一時間保鮮，便不容易走失魚味，也鮮鮫魚便屬於這一類。此之所以鮫魚也是我們唯一愛吃的冰鮮魚。上網查過好幾個大廚的烹調方法，大多數都如處理其他美食一樣，非煎即炸，口味過重，工夫過繁，我們慣於無火煮食，有嫌煎炸油煙污染廚壁，同時又懶於清理油膩廚具，為圖方便，平日煮食較喜清淡，吃魚也愛清蒸，本來蒸魚多用活魚，但是偶然一次試過飯鍋上蒸出來的鮫魚，味道不俗，以後也就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了。

喜愛鮫魚的朋友，有興趣不妨交流一下經驗：開邊半尾鮫魚一條，解凍至魚身放軟後，拔清大骨小骨，奇在從未見過網上大廚教人除骨，其實這步驟十分重要，拆骨後「啖啖

肉」，小朋友吃得放心，成年人也吃得痛快。

為了方便下箸，分切幾段(分段比原條上碟更好嗜味)，魚肉朝上，每段大約放八分一茶匙胡椒粉，生抽一二滴，不必老抽也不必下鹽，過鹹反而影響鮮味；每段放一小片指甲大小薄薑片以及四分一茶匙生粉，生粉也是要勻，能令薑膠滲入魚肉混成一體，口感更見結實。最後灑上食油，置放電飯鍋上，飯熟魚熟，火候剛好。

喜歡加蔥加蒜，亦宜少量，豆腐蘑菇墊底最理想。

鮫魚比任何冰鮮魚都富魚味，而且有助增強記憶力，小朋友讀書入腦，老人家防癡呆，多吃有益——營養學家如是說。



■清蒸鮫魚味也鮮。作者提供



文化偏見

據報道，《流浪地球》在內地票房高達四十六億元人民幣，香港票房卻慘淡收場，上映兩周才收三百多萬港元。於是，內地有報章和本港學者都有分析此現象。

其實，我對這個數據差異不算太奇怪，但認為值得深究和重視。其實，不僅僅是《流浪地球》，不少內地很受歡迎的作品在香港都反應冷淡，或不如預期。這除了文化差異外，還有文化偏見，這跟產品宣傳、包裝有很大關係。

由於兩制問題，文化差異是難免的，但隨著兩地交往日益頻繁，而且，內地近年的文化產品質量也日益提高，差距會慢慢縮短。只是，有些明顯在製作水平和文化共鳴上理應有好一些成績，效果卻仍差強人意。

《流浪地球》的慘淡就是一例。作為文化觀察者，我當然是衝著「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元年」而入場，但我同時也是一位普通的電影消費者。正如前文所說，就「科幻」或「特效」本身，《流浪地球》不如《Marvel隊長》炫麗和好看，但在故事內涵上，卻頗有東方特色，理應更引起東方社會的港人共鳴。

上映檔期當然有影響，比如已過

了春節假期，不少人可能已在內地或在網上觀看了。但有人說，電影中以中俄兩國組成聯合政府(哈哈，沒超級大國美國的份)，又以中國人為主角，帶領地球人逃難再返回地球等情節，加上片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從而引出了「中國人救地球」的熱議。

有趣的是，當中國人自我反省：我們是否具備了這種力量？又時時拿來跟荷里活科幻片比較，《紐約時報》卻指出，《流浪地球》不帶有沙文主義色彩。該報顯然是以中國作為探索太空的後來者，也是科幻片的後來者，從而對這部電影予以肯定，帶有鼓勵意味。

其實，既然是「首部」，又是「元年」，說明旨在嘗試，走出了第一步，而不是一蹴而至，「比不上」老大哥作品也就不足為奇。重要的是，願意或勇於去嘗試的精神，「嘗試」或「敢想」就是科幻片的精神。

倒是我們中國人似乎習慣了妄自菲薄：「人家美國如何如何，你中國又能怎樣怎樣」。這在習慣了西方思維(更確切說是「華人式西方思維」)的人來說尤甚。這是跟不上形勢的文化偏見，也是自我矮化。



麻疹不必慌

已成了家的兒子們，想了解自己兒時的防疫注射記錄，父母即時就能把他們當年在母嬰健康院及小學的注射卡翻了出來。孩子數十年前的個人資料，幾經搬家還能夠妥善保管至今，他們一看就感動地說：「好有愛！」

突然一陣麻疹慌，機場職員撲忙忙，醫護人員要防疫。部分私家醫院及診所，因為事態發展來得突然，已經沒有麻疹疫苗供應，補貨要到四月中，如此一來，不緊張都變了緊張。

其實香港上世紀末出生的嬰孩都有注射麻疹防疫針，1996年香港的小學全面引入第二針麻疹疫苗接種，部分只接種過一針的成年人，只要多補一針就可防疫了。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香港九成五至九成九的成年人及兒童，已經對麻疹免疫。

今天的成年人還有醫護注射記錄，然今天的長者，幼年沒有醫護保障，天生天養，普遍都有「出麻」的經歷，曾經出過一次就終身免疫了。當年「出麻」、「出痘」並不像今天的恐慌，父母總有辦法對付似的，除了看醫生，煲些清熱解毒湯茶，塗些什麼止癢的油，就是這樣熬過來了。

如今的病毒何其多，變種的變種，回歸的回歸，防不勝防。這一代香港人，自從經歷了沙士之後，預防意識增強了，打針防疫是很積極的，冬季流感之後又是夏季流感了，打針，再打針已成新常态，這就是我們要過的日子，究竟是病毒強了，還是我們的體質弱了？

已有醫生說，大家定啲嚟，麻疹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一下子致命，只要注重個人衛生，公共場合常戴口罩，也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日本早已有麻疹病發，但香港人為旅遊，還是前仆後繼往大阪府、東京都、愛知縣這些港人旅遊熱門地，因為麻疹未叩門，大家對麻疹並不重視，如今麻疹已殺到埋身，計劃遊日本的，是否需要停一停，諗一諗呢？



水遠山長愁煞人

「每逢佳節倍思親」，愈是過節愈思親，思親也是思故鄉。

然而，走過三十三個春秋，我驕地發現，故鄉也可能是原鄉。讀香港作家鍾曉陽，有段話撥動我的心弦：「家鄉，什麼是家鄉？家鄉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抹晚煙荒成壘，半竿斜日舊關城。家鄉是逢年過節母親的三分鐘懷舊，突然又聽到母親罵我一聲『王八犢子』好熟悉的罵兒話。家鄉是東北的大地河山在我夢中成形，朦朧間一個少女的身影出現在茫茫雪地，月白肌膚，月滿輪廓，睫護秋水，眉含孤清。」

感謝曉陽，讓我有足夠的勇氣去追溯原鄉。我在新書中寫過：「某種意義上說，曉陽是我的同門師姐。」我生於山東濟南，爺爺卻是客家人，戶口本上的「廣東梅縣」，弄懂這四個字的內涵，我用了二十多年。曉陽祖籍也是廣東梅縣人，所以，我從她那裡追溯到原鄉的意義。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大都有兩大精神譜系：一個是父系家族，另一個是母系家族。她老家住在城郊，距離不過十餘公里，但是，我經常覺得，通往回家的路怎麼也走不到頭。2006年，村莊進行舊村改造，全體村民住進了樓房，從此村莊不復，心裡漲漲的鄉愁也被連根拔起，連連弔記憶的地方也沒了，一聲嘆息。

後來，她爺去世，母親回去奔喪，竟一時找不到家裡的門牌號，不禁嚎啕大哭。我知道，那一刻她一定是迷惘的、失重的，甚至絕望的，所有積壓在心底的情緒瞬間噴薄而出，升騰為一種叫「鄉戀」的東西。

「鄉戀」，說到底，是戀人，戀那塊土地上的父老鄉親，包括自己的至親和手足。這也是為什麼，1983年的春節晚會上，歌唱家李谷一輕輕啟唇，優美的旋律立馬在觀眾心中激盪起圈圈漣漪，「鄉戀」如同一把丟失已久剛剛找回的鑰匙，立刻打開了人們的心門。通往家鄉的路，永遠是最遠的路，我依稀記得，兒時回她娘家，遠遠地，第一眼望見的就是村口的拱橋，那是最耀眼的標識。

年初，我有幸得到一本《百村故事》，冥冥中好像是得到神助，書中也提到了拱橋，我興奮不已，一度失眠。循着文字，我溯洄而上，找尋到母親家族的歷史脈

絡。此原為「大楊莊村」，據《楊氏祖譜》記載：「元至明萬曆年間，楊氏始祖先遷至直屬棗強，再徙山東。初來時兄弟三人，其中長始祖楊士明卜居濟南府長清縣大清河南岸(現吳家堡街道辦事處)，本村始祖楊士明卜居長清縣保里臘山之陰，三始祖楊士忠卜居匯河(現濟陽區迴河鎮)。始祖以姓氏起村名『楊家莊』。」但母親不姓楊，祖上屬於小姓。

記憶中的那座拱橋，也是有來歷的，指的是由長清縣通往濟南府的古道，自西向東穿村而過，古道旁伴有一條東行的小溪。因此，不只是村口建有拱橋，所有胡同都有小石橋，12座小橋被稱作「十二連橋」。古道源自村莊東面的石橋，美其名曰「太平穿心玉波三橋」，據《長清縣志》記載，「太平穿心玉波橋，在靡笄山大楊莊東里許，清光緒間，楊君貴，年久傾塌，民國二十三年，趙君遵宇榮任作領袖，區鄉鎮長助之，募捐督工加寬增高。有重修三洞橋碑記。」

閩女出嫁，拱橋是見證者；嬰孩墜地，拱橋是迎接者；遊子還鄉，拱橋是接待者……那座被或漫不經心或一往情深的目光摩挲、辨別、洗禮的拱橋，原來，她就是這片土地上的最美的新娘，枕田而眠，飲溪水而棲，望鵲山而歌。她，早已進駐到我的心裡，幻化為生命的路標。如今，田地沒了，小橋也難覓蹤影，望着新建的臘山公園，我的心裡空落落的，說不盡的惆悵，道不出的清愁，如滾滾江水，任由奔騰和呼嘯，我陷入死寂中不能自拔。村莊不再，鄉戀何附？

還是要回到戶口本……被我翻閱得愈來愈厚的「忘言書」。席慕蓉曾回憶道，她有很多家鄉，香港是童年的家鄉，台灣是成長的家鄉，到了內蒙古後，她發現自己是插枝存活的人，沒有生長在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上。

「插枝存活」，如同浮萍，但又不是浮萍，可以視作一株直立行走的植物，其實，想想，哪個人不是如此呢？就像曉陽，我先讀過她的《春在綠蕪中》，又讀《停車暫借問》，再讀《車痕遺事》，我才恍悟，她是藉文字溯洄，又用語言擺渡鄉愁的性情中人！可以說，是與母親返鄉後的情感發酵，成就了「趙寧靜的傳奇故事」；反過來，趙寧靜的愛情故事，也為她提供了一次難以重來又罄竹難書的心靈返鄉。就像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趙寧靜為表哥林爽然寫的最後一封

話說「五四運動」

今年(2019)是五四運動100周年，華人地區皆舉辦紀念這場對中華民族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活動。

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巧取豪奪，任人魚肉，在歷盡苦難的情況下，一個自覺自省自發的運動。

1914年歐戰爆發後，日本只用了七十多天，就打敗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駐軍，接收青島和膠濟鐵路。

中國之後也加入歐戰，派遣華工與德國、奧匈帝國宣戰。雖然中國與日本同屬戰勝國，但在歐戰結束以後的巴黎和會上，有關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非但沒有歸還中國，反而整個轉交給日本，導致了以北京大學的學生為主，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救國運動。

五四運動對於古老的中國而言，具有非比尋常的啟蒙意義。與五四運動相表裡的新文化運動，把近代西方文明總括為「民主」與「科學」，其中包括國家的主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政、工業、科學、礦冶、水利等。

雖然五四運動起源於北京，但隨着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開封、武漢、南昌、杭州……全國各地大學生紛紛響應，緊接着各地工人、商會也都自動加入這一場浩浩蕩蕩的運動。

當然，這場運動無可避免地受到北洋政府內部黨派鬥爭的影響，各個政治黨派也在後面推波助瀾。

所以，如果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來的專制帝王統治，創建民國；那可以說，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從根本上給歷史悠久的中華大地，帶來文化的啟蒙。

1840年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大震盪，那真是三千年來未曾有的大衝擊。在三千年的歷史當中，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從遠隔萬里重洋之外，帶着船堅炮利，經過工業革命之後的英國竟然把天朝擊敗了。

緊接着又是兩次英法聯軍與甲午戰爭，乃至於1900年的八國聯軍，而太平天國也肆虐了十多年，整個中國處於頻頻內憂外患不斷，這就是五四運動產生的背景。

五四運動提出「德先生」、「賽先生」，就是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中國。但是由於國內軍閥混戰，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蠶食鯨吞步伐加劇，雖然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軍政府，創辦黃埔軍校，蔣介石接手以後，縱然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但是畢竟各地實質上還是處於軍閥割據，割地為王的情況，這一種局勢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信：「片片梨花輕着舞，舞盡春陽姿勢。無情總被多情繫，好花誰為主，常作簪花計。人間多少闌門閉，門前落花堆砌。隔窗花影空搖曳，近來傷心事，推得纖腰細。」倘若譜曲彈唱出來，誰能說這只是一曲愛情詠嘆調呢？裡面也蘊藉着讓人不易察覺的「鄉音未改」。

正如鍾曉陽，1980年隨母親回瀋陽省親，去美國升學前修訂書稿，異國他鄉，僅靠一包長了毛的變質牛肉丸子維繫體力，她不禁百感交集：「東北永遠會是我家的情感經驗的熱金調子，年深月久的絲絲縷縷的瓜葛。」瓜葛，即蔓生植物，這與席慕蓉的「插枝存活」，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最讓我久久不能平靜的是曉陽返鄉時的感受：「我終於看到了東北的高粱田。太爺闖關東時把過耕過的地，百餘年後我這城市長大一身牛仔褲短袖衫的南蠻後裔跨坐牛車牛蹄得得晃擺過去。邊地酷陽照邊塞大地，夾道高粱比人高，密林裡藏得下一支軍隊。」

回不去的是原鄉，回不去的也是青春。是的，曉陽喚醒了我的鄉戀，不，是重搖醒了我的原鄉意識。她娘家的拱橋，已經併入臘山公園；爺爺老家的廣東梅縣，我今生是否還有機會能踏上故土？我不敢想，生怕抑制不住的淚水砸碎了殘酷的現實；可我又不能不想，抑或是，無時無刻地想，爺爺離世多年，記憶愈走愈遠，但是，鄉愁愈發濃烈，灼燒着一顆不安又倔強的內心。

二十多年前，經姑姑聯絡，爺爺的妹妹曾從南方來過一次，在商店門前合影留念，相機定格的照片已經泛黃，那次重逢也早已拋在腦後，唯一深刻的是血脈的紐帶曾那麼不經意間地聯上過一次，然後，很快又斷開，就像從未發生過一樣。一種神奇而朦朧的召喚，時刻牽動着我，似乎有更大的重任等着我去完成：複雜的家世，斷裂的情感，讓我及該何去何從？

或許，我沒有曉陽師姐的才華，寫不出像《停車暫借問》這樣的作品，但是，我能夠在有生之年，用這份情感發酵的偉力，在心上建一個原鄉，一個不那麼真切又真實得如恍若眼前的梅縣小鎮，既有葉劍英、饒宗頤等紀念館，也有靈光寺、雁南飛等人文景點。

「雁南飛」，我就是一隻飛不高的孤雁啊，心的方向，永遠向着原鄉。



如何消化歷史

最近又聽聞有人要重拍電視劇《水滸》，據說理由是：目前已拍成的片子過於忠實施耐庵的原著，一直拍到梁山英雄被朝廷招安，有損於好漢們的形象等等。

籌拍者是「水滸研究會」和某企業，宣稱將以金聖歎的本子為基礎，刪去宋江等人受招安，打方臘等情節，從而「重塑梁山泊好漢形象」云云。

這則消息的準確性尚未證實，但如果是確屬實，我倒認為大可不必。

文學名著，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瑰寶，尤其是四大名著，更久經歷史風雨的洗禮。作為研究者，我們可以自由地評論它們，甚至可以通過嚴謹的發掘去拓延它們的內涵。但作為另一種形式的文學再現，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篡改和

演繹它們的結果。

《水滸》的108將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有分量的，儘管我們都知道後來他們被招安的事實，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梁山英雄好漢的由衷喜愛。對他們的結局，我們除了扼腕長嘆之外，更多的是痛恨虛偽的封建朝廷以及層層貪官。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江一干人馬的結局，恰恰符合了歷史真實，他們一方面與朝廷作對，一方面又對朝廷缺乏本質認識，因而屢屢受騙，並甘當朝廷的炮灰，把槍口對準自己昔日的兄弟方臘。

應該說，《水滸》是大悲劇，而這個悲劇是那個時代的必然，如果宋江能具備我們今天的「水滸研究會」的那些同仁的深刻見解，那就不應該是宋代的故事，最多也是本世紀初大革命時期的農民起義，而且一定是受到過馬克思

主義的影響。

其實，金聖歎也犯了這樣的錯誤。生活於明末清初的金先生，可能很為宋江這幫爺們兒叫屈，所以便在批改《水滸》時順手腰斬了71回後的全部內容，增加了盧俊義夢見梁山頭領全部被捕殺的情節以結束全書。

金聖歎倒是痛快，把個不會說話的「小說」砍得面目全非，但也為自己招來後人諸多詬病。研究者大多認為這位老先生多此一舉，吃力不討好。殊不知到了今天，倒遇到了知音，有人居然置原著於不顧，反倒要依他的增刪拍攝電視劇，老人家若是地下有知，不知道該樂成什麼樣子，沒準要主動請纓擔任「顧問」什麼的。

為尊者諱，是極不明智的做法，現在發展到為古人隱，恐怕亦不會好到哪兒去。